

名家小说自选集

不谈爱情

BUTANAIQING

池 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周国平作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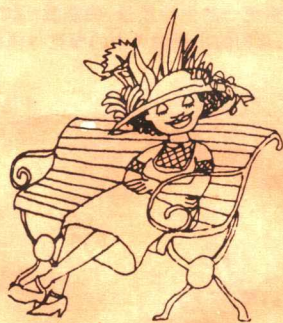
不谈爱情

周国平 著

不谈爱情

BUTANAIQING

池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不谈爱情

池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紫竹林路189号)

河北省迁安县印刷厂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82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10000

ISBN 7-5306-1843-1/I·1632 定价: 12.60元

谈得完的爱情，过不完的日子

——读池莉的几部中篇小说

周介人

池莉将她的四部中篇小说《不谈爱情》、《太阳出世》、《金手》、《你是一条河》结集出版，书名就叫《不谈爱情》。

所谓“不谈爱情”，并非不写爱情，有关爱情的内容，在四部小说中都有，然而写而不谈，作者要让读小说的人自己去判断，她谈的究竟是什么。

依我看，池莉谈的是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如何过日子”。“过日子”是个大题目，“爱情”不过是这个大题目中的一个小题目。小题目包容在大题目之中，当然要服从大题目，所以说，虽然写了爱情，但言归正传，只能不谈爱情。

“爱情”何以见得“小”？因为对书中人物庄建非与吉玲、赵胜天与李小兰来说，“爱情”仅仅是发生在豆蔻年华里的一段情，而“过日子”则是一辈子的事，其容量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久远得多；同时，“爱情”只具有“两人性”，“过日子”则带有“大家性”，不仅同小两口相关，还牵连着重男双方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单位，甚至还同血脉所系的下一代的命运攸关。总之，一个人的一生，从根到枝叶花果，节节都同“过日子”相连，当然万不可掉以轻心。

大小一旦分明,主从之序也就了然。若是倒置了“爱情”与“过日子”的关系,大题目就会出来教训、纠正甚至勾销小题目。人情练达的梅莹(《不谈爱情》)为什么主动掐断了庄建非对她的婚外情?坚忍不拔的辣辣(《你是一条河》)为什么在守寡后始终拒绝小叔子的求爱?毛头小伙牛仔哥赵胜天(《太阳出世》)为什么不仅没有同自己妻子离婚,在孩子出世之后,他反而上班搞革新,下班念大学,回家操持家务,成了名副其实的好丈夫?究其原因,皆是出于顺顺当当、像像样样“过日子”的考虑。这种考虑,不只是为自己,更主要的是为了完成对于家庭的一种责任,所以带有自我克制、自我反省、自我牺牲的意味,是务实精神的胜利。当然,池莉是赞赏这种务实精神的,所以她便要我们在读了她的作品之后“不谈爱情”。

“不谈爱情”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光知道爱情是对人的一种考验,还要知道“过日子”是对人的更为实实在在的考验。这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譬如说,庄建非为了忠于对出生“下只角”的姑娘吉玲的爱情,不顾父母门第观念的阻挠,毅然离家,另立门户,这一关的考验,对他来说,通过得并不难,表现得也并不坏。然而,一旦夫妻俩的“小日子”真正启动起来,他的精神准备就非常不足。他不明白,在父母的大树底下乘凉,谈恋爱,其实谁也没有真正看清谁,那是朦胧而富有诗意的时光。一旦离开父母,自己也要逐渐变成让别人乘凉的大树,太阳对着你晒,风对着你吹,雨对着你淋,夫妻两人这时才慢慢地然而吃了一惊地看清了对方。于是就出言不敬,于是恶语相对,于是夫妻反目,于是采取行动,以离婚相威胁,小日子过得差点翻了船。

我们不必责怪庄建非缺乏远虑。我国为数不少的民主主义文学作品,只教会了青年人如何为争取“爱情自由”而斗争,却没有告诉他们,在摘到爱情果实之后,“两人世界”的新秩序该如何来安置。鲁迅是伟大的,他写下了《伤逝》,最早指出自由婚姻以后的“小日子”碰到了大麻烦,他以悲剧为小日子落幕,藉此提醒盲目的人群。但后来者往往以为,鲁迅所批判的是旧时代、旧势力,与新社会中“互

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小两口”无干。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某些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中，对“过日子”问题有着另一种观察与解释。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一旦在“过日子”的时候碰上不顺心的事儿，婆媳愠气，姑嫂斗法，夫妻疙瘩，都可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挂上钩。所以，确切地说，那种考验是阶级斗争对人的考验，并不是“过日子”对人的考验。

历史已经走过了长长的路。池莉今天给大家写的小说，就不谈爱情的考验，二不谈阶级斗争的考验，她要谈“过日子”对人的考验。

“过日子”对人的考验，在池莉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一个“处”字。就是看你能不能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家庭妇女，还是专家学者；不管是普通工人，还是机关干部，欲求事通，则先取人和，人若不和，事必不通。庄建非的父母，满腹经纶，儿女成双，可谓功成名就家业兴旺。就是因为一念之差，怠慢了儿媳与亲家，也就得罪了儿子，从此家庭分裂，是非横生，日子不再安宁。直至备车置礼，拉下架子与亲家调整关系，才见云开日出，带领全家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所谓“处好”人际关系，这“好”字里面也大有文章。像赵胜天这样的普通工人，他刻苦钻研技术与学问，正是为了取得一种能够同其他人交往的足够的资格；而《金手》中妇产科医生剑辉在业务上的冒失，恰恰成了她在这个小环境中同别人平等相处的障碍。剑辉的锒铛入狱，不是由于她的无能，不是由于她的失职，而是由于她平日的“冒尖”，她打破了一种“平衡”，别人就会乘机来打破她的平衡。所以，在我国特定的人文背景里，所谓“处好”人际关系，也就是保持各种关系的心理平衡。既要积极进取，又要保持平衡，这就是我们今天过的日子，这就是今天的日子对人的智慧的严峻考验。我们能够接受“日子”的挑战吗？

在池莉的小说中，平凡的日子常常只在人们的家庭里与工作的单位里流动。其实，我们的“家”就是一个小的“单位”；我们的“单位”就是一个大的“家”。中国几千年的家族社会积累而形成了许多非常富有特色的人际矛盾。这些矛盾本来

复杂的人际关系，除了折磨人，有什么用啊。中国就靠人际关系活吗？
可悲啊！

都表现在具有血亲关系的家族之中。但随着家庭的小型化,随着家庭的某些功能向社会单位的转移,同时出现了家族性人际矛盾向单位渗透移位的趋向。这种趋向加重了人们“过日子”的繁与难,要超越更为不易。在本书中,池莉对此还没有作出深入的反映。我殷切期望在今后的“过日子”小说中,池莉能谈出更为新鲜的意思来。

目 录

谈得完的爱情,过不完的日子

——读池莉的几部中篇小说

..... 周介人(1)

不谈爱情..... (1)

太阳出世..... (56)

金手..... (128)

你是一条河..... (187)

后记..... (277)

不 谈 爱 情

除了手中的那把手术刀，庄建非最为着迷的便是体育运动。尽管他与人玩什么球都输，但他精通看。他是欣赏球类运动的行家。内行得可以纠正国际一流裁判的误判，指出场上教练的失策。

他还在母亲肚子里就经常观看体育赛事——那当然是他母亲应酬他父亲的贤惠举动。而他却似乎由此获得了胎教。三十年来，庄建非已确认自己与体育赛事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应。赛场上总是龙腾虎跃，生机勃勃，健康壮美，毫无伪饰造作、充满激烈竞争；它去掉了生活的平庸，集中了搏击的智慧，是人生的实在的浓缩。不迷体育赛事，算什么男人！

所以，在今天之前，庄建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看不成尤伯杯女子羽毛球决赛和汤姆斯杯男子羽毛球决赛。只要有中国队参加的国际性决赛，庄建非总是非看不可。在他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全外科乃至全医院都已充分领教了他的迷劲。外科主任会很自然地在有重大赛事的晚上不安排他的夜班，

这次依然如此。

主治医生曾大夫，号称外科的第二把刀。年过五十，面皮白净，衣着考究。近年来心脏不太好，戒了看比赛的瘾，只好寄托于听讲解和最后结局。他认为宋世雄的讲解嗓音太尖利，感情太冲动，并且经常用词不当。庄建非则成了曾大夫的理想讲解员。而庄建非凑巧又十分乐意事后有机会与人共同回味一番。这一老一少成了配合默契的老搭档。今天下班时候，曾大夫特意候在楼梯口，对庄建非说：“庄大夫，明天见。”

庄建非会意地答：“明天。”

如果今晚没有尤伯杯赛，他们决不会打这个招呼。天天见面的同事，最多打个哈哈。

和往常一样，妻子吉玲已经做好了饭菜。和往常不同的是，庄建非没有磨拳擦掌地围绕菜肴转圈，说：“喏，好菜！”

庄建非不停地看钟。

饭没吃完，比赛开始了。庄建非立刻放下碗，坐到了客厅的电视机前。

决赛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进行。众所周知，近几年这个小小的韩国在体育界像只出山饿虎，恨不能吞掉全世界。这可是场血战呢。

中国队的第一单打是李玲蔚。李玲蔚看上去有点有气无力。讲解员解释说这位世界羽坛皇后刚刚发了几日高烧。庄建非一拍椅背，身上忽地出了汗。第一盘李玲蔚果然输了。“太糟了！”庄建非冲着电视屏幕大声叫喊。他猜测队医准是个开后门混进队一心想出国捞外币的家伙，怎么连个发烧都治

不好呢？应该吊点钾，否则她怎么会有劲？

庆幸的是李玲蔚到底不失“皇后”的体面，二、三盘都赢了。为中国队获得了宝贵的一分。

庄建非甩了一把汗，用掌声热烈欢迎第二单打韩爱萍。凡是湖北的选手，庄建非就倍感亲切，好像有种血缘关系。了不起的韩爱萍凶猛老辣，几拍子将韩国小姑娘打了下去。两盘连胜，第三盘就用不着打了。

第三单打是新秀辜家明。一个小丫头。又是湖北的。不由得令人无比振奋。

辜家明还没上场，妻子吉玲突然跑上来挡住了电视屏幕。

庄建非说：“我敢打赌，辜家明准赢！”

吉玲没有移动身子。

“你怎么了？”

庄建非这才发现妻子的表情异常严肃。此时此刻他希望任何环节都不要发生什么故障。他用化险为夷的微笑说：

“来来，坐在这儿，陪我看球。我妈妈就老是陪我爸爸看球。”

吉玲说：“我不是你妈。”

“你怎么了？”

“本来嘛。我不是你妈。”

庄建非笑不下去了。

“好了。第三单打开始了。”

吉玲冷冷地扭过头，依然屹立着。

庄建非说：“请让开。”

吉玲将头倏地转了一个方向。

“吉玲，我请你让开！”

讲解员在吉玲身后激动万分地叫道：“好极了！”吉玲嘲讽地笑了，晃动了一下，“嗒”地一声，电视熄灭了。

庄建非跳了起来。

“你这是干什么！”

“关电视。”

“谁让你关的！”

“用不着经过谁的批准。”

“真是蛮不讲理！”

“谁蛮不讲理？我想你只要稍稍回忆一下，就会发现你从进家门起除了看钟没看别的。我没说过话，没出过厨房。我一直在等你！等你问我。”

“问你什么？”

庄建非飞快在头脑里搜索了一通，似乎没什么需要问的。一切正常。他说：“我不记得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请你提醒我。现在你快打开电视。”

吉玲闭上眼睛，难过地摇了摇头，再睁开眼睛时已是满眶泪水。她怨恨交加，喊道：“不！我不打开！”

庄建非一把捏住吉玲的胳膊往旁边拖，吉玲挣扎着，用脚踢庄建非。

电视机开了。辜家明一个漂亮的扣杀，一拍扣死。讲解员又叫：“好极了！”

吉玲扑上去，狠命揪下开关钮。庄建非上前抱住她。吉玲用修得尖尖的涂了指甲油的指头向丈夫抓去，庄建非脸上立刻凸起几道鲜红的抓痕。片刻，吉玲胜利了。她披头散发，狮

子般占领了电视机。她哭着，说：“好！动武了！庄建非，你打老子，你这个婊子养的！”

庄建非不禁后退了好几步，目不转睛望着妻子就像望着一个奇迹。这完全不是他恋爱两年结婚半年的吉玲。吉玲嘴里从来没有一句脏话，一直是个学生型的纯情少女呢。在这尴尬的瞬间里他甚至想笑，这戏法变得把他都蒙住了。谁能蒙住他？谁又蒙住过他？

吉玲捶着胸脯，继续哭声哭气地怒吼：“你打吧，有种的朝这儿打，往死里打，不敢上的是他妈乌龟王八蛋！”

庄建非手中攥着了一只玻璃杯。

这是一套进口高级咖啡具中的一只。玉绿色。式样里透出一种异国情调。往事历历在目：那是婚前的一天，他俩冒着大雨跑遍了武汉三镇，为的是买套合意的茶具。最后是失望加疲惫。他们拖着脚步钻进一家商店准备歇口气，没料到这是一家新开张的友谊商店，就是这套晶莹的玉绿色的咖啡具在货架上像星星一般光彩闪烁。他们不约而同“哟”了一声，不约而同把手伸向对方说：“买了！”

买了。一只杯子八元九角九分人民币。他们谁也没躊躇，没嫌贵。光是那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瞬间也是千金难买的呀。

这套玻璃杯在家里一直倍受珍爱。

庄建非举起玻璃杯，狠狠朝地上砸去。在痛快淋漓的破碎声中，吉玲的声音比玻璃还尖利。

“啊！你这狗杂种！”

中国银行是幢巨石砌成的巍峨洋房。在这个六月的夜晚，

庄建非爬上最高的一级台阶，一屁股坐在石条上，一口气嚼完了五支雪糕。他在对自己的婚姻作了一番新的估价之后，终于冷静地找出了自己为什么要结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性欲。

庄建非出身在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研究训诂学的专家，母亲是中文系当代文学教授。他们事业心很强，庄建非很小的时候他们便都在各自的领域里有所建树。庄建非在学山书海里长大。他天赋不错，很有灵性，热爱读书，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班级里的尖子。他的缺陷在不为常人所见的阴暗处：老想躲开人的眼睛干点出格的事。

他在幼儿时期就感觉到了一种特殊的愉快来自生殖器。没有任何人教唆，他无师自通。小学快毕业时，他从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知道这种事有个恶心的名称：手淫。因此他曾有一个阶段停止了地下活动。但青春期以排山倒海之势淹没了。他。深夜，庄建非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纵情地想象白天他不屑一顾的漂亮女孩，放肆地自我满足。白天的庄建非是教授的儿子，好学生，到处受人关注和赞扬，博得不少女同学的青睐，他却对女孩子们一概淡漠，拒绝她们到家里来玩，以此博得父母的信任。

要是他母亲知道了这一切准会痛不欲生。

庄建非干得滴水不漏，多少年都滴水不漏。谁要以为搞手淫的男人千篇一律都是姨娘样或都眯着一双色迷迷的眼睛，那就土大当了。正人君子与流氓歹徒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前者通过了手淫的途径之后希望结婚，后者却发展成强奸或乱搞。庄建非是正人君子，他的愿望是结婚。

从理论上说，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有了睡觉的对象。庄建

非当然明白这一点。结婚是成家。是从各方面找一个终身伴侣。是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细胞。基于这种理智的思考，庄建非一直克制着对女性的渴念，忍饥挨饿挑选到二十九岁半才和吉玲结婚。

现在看来二十九岁半办事也不牢靠。问题在于他处在忍饥挨饿状态。这种状态总会使人饥不择食的。

干嘛要让他偷偷摸摸忍饥挨饿？他恨恨的可又不知心里恨谁。

坐在中国银行最高一级台阶上吃雪糕的庄建非出神地望着大街，心情复杂地想起了梅莹。

梅莹是本市另一所医院的外科医生。她是那种身体丰盈、风韵十足的妇人，身上有一股可望不可即的意味。在一次听学术讲座的常规性小型会议上，庄建非和梅莹坐到了一块。整个下午，庄建非都若隐若现地嗅到邻座那单薄的夏装里边散发出的奶香味。按说她更应该有消毒药水味的。梅莹记笔记时戴一副金边眼镜，不记就摘下眼镜放在活动桌上。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梅莹一不小心，碰掉了自己的金边眼镜。庄建非没让眼镜掉在地下，他海底捞月似地做了个十分敏捷的动作，接住了眼镜。

梅莹这才看了庄建非一眼，说：“谢谢。”不知怎么又添上一句：“老花镜。”

一听是老花镜庄建非忍不住笑了，说：“是你奶奶的纪念品吧。”

梅莹也笑了。

过了一会儿。梅莹小声说：“我叫梅莹。”

“我叫庄建非。”

他们一起笑起来，都觉得正正经经通报姓名很好笑。

会议宣布结束，人们顿作鸟兽散，只有他们俩迟迟疑疑的。谈话很投机，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于是，他们一块儿去餐馆吃了晚饭。

尽管这事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但那顿晚餐的菜肴庄建非依然能够准确地回忆起来。

梅莹走在他前面，径直上了“芙蓉”川菜馆的二楼雅座。她雍容大方，往那儿一坐，对服务员就像女主人对仆人一样，和蔼可亲却又不容置疑地吩咐：“来点普通菜。辣子鸡，火爆猪肝，麻辣牛肉丝和一盆素汤。”

庄建非暗叹自愧弗如。他一直自恃有良好的家庭教养，这时才发现吃的教养完全是空白。无形中庄建非已经着了迷，被梅莹的风度迷住了。

吃罢川菜，他们满心满腹热情似火。沿着一处不知名的公园小径漫步走去，梅莹给他指出了一条路。

“你不应该搞腹腔外科。腹外在武汉市有个裘法祖，留过德，又有个德国妻子作后盾。不管你的刀子耍得如何漂亮，你的名气压不过他。被他压个十年二十年，你这辈子就输了。你得赶快想办法转行搞胸外。胸外当然也有名家高手，但你年轻，眼疾手快精力充沛腕劲过人，你一定能超过他们。我感觉你的气质适合于飞速发展的新技术，胸外正是当代的热门，你会在这个领域遥遥领先的。”

面对强手如林的全国胸外专科，初生牛犊的庄建非不免有些将信将疑。